

程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二

方

岳

巨山

簡劄

與程尚書

某惟吾鄉諸老不登政事堂者有年於此矣明公清忠粹學主知日隆猶以柱下爲執法之官不若近侍論思之密勿也渙發大號四方顛顛跂而望之莫甚於耕野之老蓋以明公一日登政事則前日之所取而薦進者吾今自陶成之矣然則某之賀也上以爲天子賀下以賀其私也

與蔡尚書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門族瓜葛之親與夫州鄉履屐

之舊也一見傾蓋便爲已知某雖刻在肺肝間猶世俗悠悠其斯之未能必也乃者不勝嗣續之私妄意祠請歷思中朝之士豈無交游之事契里閉之情分某盖有有適而不敢書者焉亦有有書而不敢言者焉竊揆明執事必無面從必無色授可則不可則不可而已耳慨然重諾如響應聲一燈之傳不絕如綫是則明執事之有大造於我家也某謹北面以謝吾君而西面以謝明執事抑某于此亦不能無疑焉夫子之言曰富而可求雖執鞭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之守此訓久矣故其詩曰與世無求竿牘少對人可語笑談多又曰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只麼休亦不可謂信道不尊者繇今觀之四年而無求四年而無得也一旦而求之則一旦而得之孔氏之訓亦殆有不然者乎然則某當何從雖然不敢不自守也

與程戶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葭莩之親與夫燈火之舊也談間傾蓋固亦無幾見耳以故明執事之擢高科登臚仕某方自慊其踈也而莫之敢書明執事之踈之也宜牛下四年誰念流落不自意宜我踈者之獨我親也每得鄭提管及程朝陽信具言提掖之盛心某其何以得此抑某居山間久備見草木之榮枯凡其自本自根元氣流溢則條達暢茂各遂其天若根本中乾而強加之力焉亦徒搨搨耳然則愛助之意古人

所謂銜感則有之知己則未也某謹再拜道其所以感者幸其所以知者

與甯尉

某維江鄉霜熟安樂有年共惟以文章家試神仙吏山意於穆某老矣然於明執事後一輩也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聞而知之亦久其日低頭一尉僅隔武亭之片雲莫吾面焉惟有瞻悵異時爲此官者能使村無明月之吠人有綠野之耕斯亦奇矣明執事又復與二三子者閭閻侃侃詠沂舞雩不吏而師以教爲政獨憾某入林之密是正無繇注深仰焉敢問執訊

與杜監丞

某卧雲牛下與世了不相聞西淮長城倚公爲重適以憂去兵民驚嘆而山中之人其勢無繇遽知也久而知之則貧與病俱終不能繫酒千里以見平生兄弟之情耿耿此心有如皦日伏惟日月綿邈號慕如初爲國爲家願少裁抑某投棄旣久不復知有人間事矣草廬之北已鑿片山携鍾自隨死便埋我嘗有句題其處云云此便是有宋秋崖老樵墓誌銘也山深林密無相見期西望安淮如在天外臨紙惘惘不勝下情

與丘文昌

某辱在門墻於今餘二十年豹尾神旗建號大相草廬耕鑿適隸二天豈不願依倚未光壯此流落而山

林屏廢之迹漁樵踈散之人固不能奉咫尺書以自
附於門籍也伏惟育人材如詩菁莪拔彙征如易茅
茹聞某此言必將動心焉而奚其逋慢之罪恃此無
恐有如青天某一斥五年不復知有人間事矣里人
有廣德倅劉姓而騏其名者苦欲介一書於轅和某
辭之不能也劉君自太學取高科垂三十年甫得副
造斯亦可念也已敢告先生澤之以霖雨之手包之
以雲夢之曾如某受賜某不自抑畏輒敢爲一布之
惟先生之函蓋也而恕其僭

與程提幹

某維丈夫治中之過予廬而歸也容澤極豐腴音吐
極洪暢留之飯不可曰親戚族人之候予者多日矣

然聞子卜地大好予欲觀焉必從容乃可耳他日至
禎溪先壟當率爾詣子爲半日客某以治中至誠長
者語不妄日日埃秋風之涼儻未造朝必來矣忽有
異傳不敢信乃聞常所用漆匠則祈門人亟呼訊之
爲之驚呼失聲夫以未艾之年當嚮用之日天不與
我而止於斯爲人子者無窮之痛固與天地相終非
言語所可解也惟提幹式克負荷治中翁爲不亡所
覬以窳窳爲心以顯揚爲孝毋或致節貽憂九原

與廟堂

某何物么微不兩月之間而以區區姓氏黷流電之
光者三矣西曹地忍其獨無愬於此乎惟是木石之
與俱鹿豕之與遊未嘗得自履屐之間几研之下也

不啻一旦遂爲已知平生遭逢蓋所未有恭惟凝
吁咈之英毅洪鈞轉移之妙密可謂極天下之難矣
使某終身不齒已載洪私况如屢却屢前迄回淵聽
此趙韓王所以爲真宰也某殘骨易朽大恩難忘方
寸之微有如皦日謹具啓事一通如左亦固世俗禮
耳惟鈞覽而知其心之所存則某雖在荒山野水之
濱如侍衮衣繡裳之側矣

與程朝陽

某自聞榜帖爲之喜不自持屏居山林一字不入帝
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今爲公屈矣伏惟大
對昕庭遂魁天下不惟居家積累有此盛事而成吾
宅相亦與光榮先公有知豈不含笑地下夫是以不
得不一書爲賀也中外兄弟不同它人徒賀而已焉
者古人有言盛名之下難居猶願賢表留之意此則
不肖者區區羨所之心耳時方祥暑惟珍愛自厚

與葉殿院

某方出而仕時未嘗敢以函書至王公大人之門雖
篤年盟如殿院重交情如殿院某猶守愚分敢咨書
而不敢奉書也退處林壑伏喫潛深姓名愈不得入
帝城矣謹言鯁論天子動色未幾而聞爲左補闕又
未幾而聞爲中執法某皆不敢以書賀蓋洗長鑱於
牛下繫短艇於鷗邊法不當爾今茲迫不得已輒犯
不韙上書臺端鄭運幹辱一日之知所以望殿院者
不啻老農之望歲責某以羽言者至于再至于三矣

其說以爲秋初得兩台翰俱墮覆蕉兩使者必日以
適孤盛心懷此慊慊殿院幸而再屬之爲春請當遂
得之闔端於前時就緒於今日某同此拳切敢願與
一書趙憲一書樓倉孰謂齊飢發棠殆不可復將前
日之雉者所以爲今日之盧也某不勝皇悚引領之
至

與樓提舉

某惟世之所藉以干請者二曰勢也曰情也今某將
有謁於節下其勢耶則節下一道使者而某投閑之
匹夫也抑情歟某固未嘗得一日望未光節下其以
某爲何如人哉二者無一可而猶昧昧焉猶喋喋焉
則亦有迫不得已者矣始某爲鄭運幹以秋削請有

司者曰後今其俾來以書則臘矣得無愈後乎齊饑
發棠皆曰殆不可復不知仁賢襟度與流俗相百儻
然而予之則夢鹿也而真失馬也而得所謂特達之
知也以勢者挾貴以情者挾故無所挾而言意者惟
某爲可乎起古道於寂寥薄世態之冷暖非節下之
望而誰望其若以某爲僭越而斥絕之者某不敢辭

與榮王

某伏以甘雨旣足薰其以風共惟以周姬公之親爲
漢宗室之表有赫王社泰山四維天其篤柔我家某
生於穹林長谷之間長於窮欄敗瓦之下蓋魚蝦之
與侶麋鹿之與遊而已耳不自意乃歲得授經於朱
邸講道於絳帷其迂闊之談可厭也而王不之厭其

鄙朴之狀可憎也而王不之憎楚元之詩河間之書固亦不專美於前人矣潛觀嘿察則易之謙撝貧賤者所不能也詩之溫恭富貴者所未有也以故每進其狂瞽之說盡殫其愛助之忠望大王爲史冊英賢爲國家磐石爲天下之鎮公子不但曰漢表之諸侯王徒以上貴介弟爲劉氏祭酒而止也切磋之心雖至講習之樂幾何而裴晉公督九節度之師擇以自從於是詩書而戎行俎豆而軍旅遠藩房不九萬里翹矣方是時大王出餞於楊柳橋之驛謂載於水雲鄉之舟道傍咨嗟觀者駭動故其心事之磊落胸次之崔嵬不能不一二吐之獨不知大王能記憶否也蓋其翔而後集不可以莫之行色斯舉矣不可以莫

與廟堂

之逝言猶在耳而屠羊說返吾肆矣拾墮樵而煮瀑布駕轂觶而耕荒煙若將終焉豈意其真在廬山也瞻望太息書不盡言惟鈞慈垂亮

某惟禮絕之地峻極于天僻壤遐陬一介之蟣蝨吏其敢以人間書疏塵滓太虛顧某踈庸蒙恩假守蓋以今月十二日領郡事初見吏民具宣君相仁愛元元之盛心與夫統盟學道之至意雖郡如垂磬塵土不遺而紫陽之藏書故存白鹿之講學無恙如使得從簿書期會之外揚厲儒先之緒餘推以及民是亦報稱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敬道其所以然者經邦論道之暇試垂巖電之末光焉某不勝大願

與陸中書

某惟天子之從臣位貌隆重而某向也窮居而野處幽探而澗飲其棲息固不同也人間書疏自非林壑事蓋於是掃迹於典籤者矣起家爲郡則崇陰蔽帟相去纔年歲耳蕭規如在願聞其所以爲教者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惟垂紳正笏之暇少流觀焉

與王起岩

某束書鄭鄉於今不十年翹一時交舊凡相與看雲於竹溪吟雪於梅塢者猶可一二數飄泊湖海清夜之夢栩栩然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其間了不相聞者不獨於左右也表姪承學宇下足見義方靈潤演迤及人甚盛其休外舅一生刻苦僅領鄉書乃不克試春闈賁志下世其家書種幾絕今得與王謝家子弟遊或者蓬生麻中耳願少垂情

與吳總鄉

某適讀邸報切知召還嚴近三節在涂正人登朝吾道幸甚恭惟聖天子厲精之始獨運睿謨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如一元之氣閉藏磅礴剝極而復明陽以升將使玉藻瓊敷在帝左右精神聚會謨明弼諧以復端拱咸平之盛烈此上意也某至不肖亦知從吏故其身雖草土不能測識然切以爲天運神化固已在風飛雷厲中而所以持之者定力耳某私有以卜所爲上言者

與滁學士友

某伏拜書教懇懇勤勤頌而不規抑非所以玉我也
學校非官府比要相與講切箴規以無愧於士而已
彼儷語何爲者而師弟子間胥爲不情哉某嘗從諸
老遊願與諸君一發揮之大相不知其愚留之幕府
非其所樂也特以天寒歲莫未可以勞吾親春且和
矣從二三子於林霏巖暝之外有日矣勉旃函養某
敢不脩容以扣

與吳侍郎

某伏想召節在行士之上謁於贊賓削積於筦記蓋
將應接不暇而某獨不能致一書于度者無他廼者
四輩趣還輿情歡豫以謂主上更新萬化於今三年
邊祲日以騷國論日以非兵日以驕財日以匱聖君

賢相蚤夜訐謨而效猶邈如此非得經濟之學起而
斐翼之政恐漏雜下於沉痼之際陰陽錯繆於壞
證之後其憂未文也禁塗政路虛席尚多四方顛顛
引領望先生之入以刻爲歲庶其有瘳今何爲者乃
以小司空出爲湓江守也某固以爲未足爲朝廷賀
耳非慢非慢

又

某以先生洗濯於碌碌盆盎中僥倖一第然祇事以
來其意自覺鬱鬱有不樂者歲月老於奔走精神荒
於應酬亦可哀已婁上丐歸之請臺榭皆不以爲然
打包徑行則恐大拂制侍意前日曾又入一劄謹錄
呈似金山胥會敢告從容及之

與趙制使

某忽聞羅致師幕司令已具辟書此固他人睥睨而不可得者第區區愚見以爲自領教事於今纔八閱月耳登山有道徐行則不跌頻歇則氣舒惟台慈更少緩之

與吳集撰

某昨侍制素坐切知先生實主會盟將以區區姓名列剡聞于上山公啓事則又大手筆親爲之伏惟一世膺門少所許可某復何者乃辱題評敬取以觀其間無一字敢當者謹再拜以祗佩樂育之盛心而告於涓隸曰筆削之間盍少貶焉庶幾聞之朝廷誦之朋友傳之子孫先生無愧辭某無愧色不亦可乎

又

某欲丐一嶽麓祠官而去此興已久人若肯爲山林長往計打包便行可也何必繚繞如此獨念制索知遇不薄其去不可不委曲不圖轉以呈似又勞訓飭讀所與制索書大增弊帚之重然適以堅其繫匏之意也如此則區區之請不知者以爲邀利知之者以爲邀名徒負不韙耳

與胡司直

某宓論壽母尊夫人鏘佩瑤池旦日初度而某也司直之同年生也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見謂當袖手版而前與子姪列堂下以舞老萊子戲綵衣之斑舉潘安仁知慈顏之觴抑官盛近諛或者其不

謂年家子法當如此謹道其所以而自附於五君詠云

與吳總侍

某比者伏準照牒蒙糾合諸司猥以姓名聞于上會某初入帥幕日與司帑者唱籌較錙銖而老人又欲治歸日以袞袞於是竟不得奉一書道謝惟易之咸感也感不言感而言咸兌說也說不言說而言兌蓋無心之感天下之真感不言之說天下之真說也然則先生奚以某之必謝而後爲感且說哉某行侍老人歸敬當晉謁於賓贊矣

與魏參政

某惟泰階六符躔次在望日夜引領以爲元老盍歸

亟正鈞軸庶幾傳說之輔台德山甫之補袞闕而乃浩其捲懷不可回奪遡月峽而上山高水長傲睨風煙問訊白鶴則先生之退信勇矣抑周公明農在鳧鷖既醉時然猶終不得遂其志今何時也公獨拂衣高卧乎如使一念及天下蒼生殆將感然以悲幡然以起不得爲泉石計也某遡風歸艤此意悽斷

與別制置

某屬耳贅書于籤府意謂鞬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夷我關隴殘我漢沔敢於憑陵無厭者正以諸公袖手於綠野之閑冥心於墨縑之慘而上流是用急也使星西行芒寒色正彼雖韎鞞之醜裔信然狂嗥亦既讐膽而奪之氣矣梁襄王問孟軻氏曰天下惡乎

定曰定于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蠢茲
韃夷惟殘惟忍負戎馬足所過無噍類焉彼蒼者天
寧不蹙額於此禍盈之極必取滅亡伏惟鉞下一世
聲名草木震疊乃敵王愾殲此鞠兇使邊境永清復
見平世則旂常鼎彝有不勝載者矣惟爲國家勉圖
之

與何滁州

某遡風和門冉冉春莫未嘗不引睇三肅也韃爲不
道入蜀入荆上流數千里間有可痛哭流涕者襄州
僅以城免濠湟之外莽爲暴骨矣不知時事竟何如
也伏惟籌帷多暇深爲吾國良圖之

又

某本冷曹掾若與二三子相從於琅琊山水之間則
必終日脩然超出塵外其得挹史君之談笑而舉觴
以酌山川者當無虛月此樂詎可涯涘迺今投之膠
擾之境界強以叢脞之簿書歷日彌長且不得以頃
刻暇問啓處麾下以某爲樂乎此耶否也乃六月旣
望聞制橐以帥幕辟懇辭者無慮數十日日丐一嶽
麓祠官而堂帖下矣非麾下獎進而游揚之亦何以
至是然而非區區之心也或者不察其謂制橐爲私
於某矣使此聲在梁楚之間無乃適所以爲累進退
維谷麾下其何以教之

與潘侍郎

某屏廢山林于今三閱歲矣耕雲鋤雨一字不入帝

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今爲公屈耳平生久
要蓋異姓而兄弟也乃今一居九天之上與吾君講
論唐虞之際一居九地之下與芸夫莠子櫛沐風雨
之交於是乎莫之可以兄弟云也雖然今日而不敢
於兄弟者某之說也今日而不屑於兄弟者豈明執
事之心哉謂明執事而有此心是淺之爲待明執事
也某則不敢始履齋相客有相勞者某荅之曰本自
滄浪一釣竿秋風還我舊沙灘未論表聖宜休去只
作劉蕡不第看書授我猶慙取履位因人莫便彈冠
不然林下何曾見靈澈能拈作笑端不知竟其去不
沾一點化筆也明執事方大用前客又相勞云云未
知吾詩復何如耳久不奉談笑不覺靦縷惟尊明恕

之

與吳相公

某自至廬山每見五老之雲三峽之雪未嘗不喟然
太息以爲蘇李不作二三百年無有以筆墨之奇氣
發山川之英靈者安得吾履齋翁酒酣興逸一吐出
胸中之磊珂而使老門生得以地主梯青壁而鏡之
猶可張吾軍傳後世也思而不可見則奉晦翁之藏
書與其遺墨之在山巔水涯者上之燕几而諗於左
右御者曰吾先生寧一水一石無不可意而愉愉怡
怡乎將一寢一飯不吾暇遑而戚戚咨咨乎寧太虛
爲室與徃古之人神交於冲漠之機乎將大川作舟
與當今之世心兢於風波之險乎寧舍者爭席煬者

爭竈而天地萬物之莫我知乎將飢者求食寒者求衣而形骸尔汝之猶我譏乎老先生必有見於此矣

與陳司業

某惟習菴方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為羞某用敢以士白蓋吾鄉有胡兄嵩屢為有司所推擇而每見輒忸怩曰是區區者何足云人乃以堂上不我知意者吾行不稱其文乎非鄉評何所信某是以輒言之而非敢謁以私也

又

鄉友林金陳鼎新以薦書試禮部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茲願登龍聞一言以自壯教之以大道之要語之以當務之急使得發揮於寸晷者固寒畯之所欲聞而國子先生成就之盛心也

與黃漕

某以解艇從斷港中來冢盪之勞苦未蘇醒也雖欲奉咫尺書誌疇昔止或尼之竊恃寬涵敢徑率請事滌之胡僉同年進士也襟度磊磊政自不在餘子後沙上草創豈但出無車食無魚如彈鋏者所歎而已某不勝大願願大漕分一枝棲之他日檄筆當自知其不凡耳某輒以士薦無任主臣

與謝少監

某仰惟明執事佩二千石印綬開府之初百函而通爵里者紛如也講習不情之繆敬揆時無用之空談

亦既飫聞而厭聽之矣某敢略惟某祈下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矣詩不堪煑起而糊其口於四方乃以草茅不除與世少可所至撐觸徃徃炊不及熟而去之蓋自竊第奉常于今二十又三年計其在官不過五合六聚成七考耳牛衣無恙山林日長每歸田廬一字不出柴荆外也如有明執事之至仁聲載塗方將父母吾邦而某則氓也又奚其書之敢謹自道其所以然者具啓事一通如左惟戲下垂覽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三

方岳

巨山

簡劄

回余義夫

某與義夫別之明日孤蓬泊枯葦中夜半微風過之聲策策如雨明發不寐淒其懷人以爲從軍三年乃不能執鞭弭於戲下以效尺寸使有志之士喑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今日之功乃成於一儒者顧不躋歟徒手而來鄧禹笑人寂寂至此則見中朝士大夫道義夫不去口蓋曹呂兩豸其尤也合肥之圍已解浮光之失已復義夫豈不能爲端明老子出氣使吾曹幕下士面目增光惟義夫勉之某前者見昭文具言

淮東兵數鬻然而駭竊意吾言爲不然此何事也廟
堂乃不知底蘊如此可發橫槊賦詩之一慨也霜寒
惟萬萬自愛以爲吾國之鎮公子

回陳教授

某伏以歲亦莫止山沍雪寒共惟某官鋪繹遺經新
嫩多士吾道幸甚台候動止萬福某乃春奉碧琳之
帖如話故情特別知重越席於三鱸之堂鏗古磬於
九龍之篋思欲寄聲爲鄉友賀而吾父病吾兄歿三
數閱月殆無以爲生也又何心事筆墨治書尺於舊
交新識間哉日數歸期幸及瓜熟相公不察其故泣
數行下留之苦口以辭直欲返吾屠羊之肆耳乃未
至在所已報新差堂帖旣頒進退維谷執事知我亦
復不能憐我而以賀我非所望於執事也新安山水
郡俗故多儒師友閭閻舞雩之詠歎可想會且歸矣
盛之玉堂歲寒惟葆御筭彝式遄殊縟此有凡委惟
所命之

回趙端明

某拜十二月二十日所賜書猶念旅食京華餉錢五
十萬伏讀泣數行下時當多事正將士效死以報知
已之秋乃今緩急臨危一籌不畫徒使先生負謗議
於天下則如某輩書生又何所倚仗而先生睽睽不
忘一至于此客之負先生者多矣先生乃猶待客不
衰盛德固有光爲門下士者獨無愧乎此某所以泣
也李察使之在亡議者籍籍審已脫命至招信猶是

先生不幸之幸不然家置一喙何以自明某竒蹇之蹤懷抱日惡正以老親風淫轉甚啓處良難欲仕則侍疾有妨幾於不孝欲歸則有辜知遇幾於不忠進退兩難天實臨鑒

回鄭監丞

某拱拜翰灑紳佩盛心麾下好賢如緇衣表厲先哲揭閣而祠之我冠于于聿來觀禮而某方饜風塵雪跣足數百里而歸病未能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也敢不自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某也敢不自訟惟麾下紆鑒焉

回史制置

某廼者伏聞當宁西望而歎以爲吾臣有袖太平之典足以寄天下安危者盍歸乎來玉我王度飛駟而召當已不俟駕行矣嘗奉咫尺之書敬候前馭未幾日而拜所惠翰則猶舊題也申之以兄弟之情誨之以軍國之務某旣賜矣饗遺珍腆錯落璀璨所以昭睠予而將慙懃者何其盛也時適多故而以不肖似如某者當此風寒得無有北顧之憂乎再章乞骸天未從欲亦惟相公良圖之

回郭提幹

某伏以榆火春新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典司國貨與世作鹹有斐靖共台候運止萬福某乃秋試浙漕適在選中客有箱榜貼指盛名者曰此赤城聞人今之郭有道也自是姓名耿耿曾次間者八年不圖今茲

共此淮月而兩地相望又在邊城吹角水茫茫之外也天落雲錦字偕華聲乃知以洪範八政佐常平使者柳子厚所謂可以利民非民利者其不在吾儒乎異時金張許史連光雲日固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而執事者退然山澤之癯竊鄙梁肉於此可以覘其不凡矣何時佳晤傾倒所懷朔風淒其有慨其歎

回吳參贊

某伏以維暮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卷懷高退冲想自怡篤禁有嚴台候連止萬福某夜籌軍書率漏下十數刻比明則策馬箠馳四郊矣以故聲問缺然者采時忽奉書函發我深省不規而頌抑非所望何某聞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趙邊者十數年蓋老

熊當道之勢如此今茲誰實巖闔而淮流上下草木震驚西援淝河所謂奉漏壅沃焦釜不足以喻其急賊虜宵遁亦將士三軍之勞耳書何力之有焉帝有恩言授以大司寇印綬已上免積期必得請而後已勤勤慶問某惟避之三舍古今言禦戎者必曰戰守和然則和固非所諱也使日壺觴春風棊局自謝康樂以來總有此遇也試嘗登敬亭之山溯江而北亦慨然念南嶽耕夫衣裾化戈甲之腥夢寐驚羽書之忙而竟與噲等伍乎亦憮然悲竹西歌吹非復杜牧十里之珠簾隋家九曲之迷樓而二十四橋明月今亦莫知處所乎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倚筆臨風可爲太息事會無極未知竟何如也今春築一小圃與民

樂之大谷之梨小山之桂東籬之菊江南之梅亦略
略具非是苦中作樂要欲使景象不至蕭然而揚人
之遊者亦足以少解其一日之顏耳某嘗有惡詩云
化工不解時人意江北江南總一般蓋是時道夫有
蔬茹過江之禁戲以爲化工不解其意何爲亦遣春
風到此也試與段夫言之想見一笑絕倒迅筆情話
惟毋責以世俗竿牘之恭則幸甚

回吳提幹

某去冬里人不戒于火延及敝廬老人無所於居始
肯來此鬱鬱不樂中行歲晚之路適又風雪寒苦感
疾良劇某馳至在所幸已小愈迎侍至止知執事亦
以冒風卧舟中然勢不得徃省也已而得所惠翰慙

然久之俗下應酬微頃刻暇竟使子家之執訊亦無
殷浩之空函我輩襟期誰復計此書寄香茗云厚淥
故人得之天上者魏仲先所謂山林野人豈識堂食
之爲美殆類此也趙龍學前兩日饒陽羨茶爲汲蜀
井對瓊花烹之作數語代書併奉一笑

回陳撫幹

某維年丈四年于淮身在孤雲戍角之外邊沙塞中
黯其愁予迺今丕奉帝俞妙籌帥略開莫府於長安
之日娛庭闈於杜曲之天造物乘除固應爾也敢願
發揮素蘊共濟時艱盡展儒猷式遄殊渥使同年進
士相與稱頌以爲吾榜得人最盛顧不韙歟刊委批
書嘗爲道所以然者得報則林僉已書之印紙矣然

諾之不重如此便當眊如墮甌而紀綱之隸必欲歸
白其主人謹以徐守書與之俱惟台慈垂亮

回王通州

某墮在塵土蓋局促如轅駒卑污如井蛙平生老硯
知有錢穀甲兵之問耳共此明月海山蒼蒼聲問缺
然於今又幾何時矣有來琅畫發我深省異時金張
許史連光雲日固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未聞與一
介士相酬酢退然如山澤之臞者豈梁肉自怕腹中
書固應爾耶風日初暄伏惟福履綏之式遄環召某
無能為役倚筆拳拳

回方幹

某為天所不貸鍾爨于我先君骨立瞿然去死不能
以髮又何惛記故交於千里外耶一書遠來哀慟何
已夫以軍謀入帥幕仕寢亨矣而歸榮其親壽觴舉
而慈顏和安輿動而華塗近何樂如之而某也方抱
終天之恨柰何柰何余義夫書甚勤行李亦既敬道
雅意矣惟執事勉之以副僉暉

回鄭省倉

某頃于書後奉乳禁入夜始覺其竟達空函蓋俗物
之敗人意如此老走及門執事者之愛存厚矣如罪
逆何多難之身去死不能以寸亦惟戶門墳墓之故
苟存眊息始生之日几筵在堂方當灑血於蓼莪之
章銷骨於霜露之感而平生知心乃遠遠致香幣若
相慶然此所以不敢啓封而瓌畫琳琅亦不敢緜藏

於篋衍也玉延雪穎則既祗貺矣來春能踐言否憂
患之跡其能必此於執事者乎

回潘宰

某以貧故食無魚以旱故羹無蔬日煮澗泉飯脫粟
耳海物惟錯半含蒼潮所謂眼中頓有两玉人也珍
感珍感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四

方

岳

巨山

簡劄

回趙子淵

某自為諸生試場屋時已聞子淵有能賦聲而某方
以經學之糟粕干有司不得與子淵上下其論議盖
于今幾何年矣不圖過聽寄所謂讀詩擬脉者始知
子淵時文外亦復有意於此甚盛甚休嘗鼎一臠則
牆茨諸詠似若以人倫之逆自相報復者此殆不可
以訓孔子刪詩何取乎刪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
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刪之耳牆茨諸詩所謂言之則
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盖父不敢以訓諸其子師不

政以淑諸其徒者也某意其決在刪例何以言之記禮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正而夫子猶刪之則淪三綱斁九法如牆茨諸詩刪之決也夫子之言詩曰思無邪若諸詩者其然歟某決以爲黷亂如牆茨之比淫奔如桑中之類皆夫子所刪之詩也刪之矣則曷爲存秦火之燼漢儒亂之也漢儒奚其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刪之詩流傳習熟於人之口耳者猶在也亡者不可復則取其存者以足之耳此漢儒之罪也秦禍之酷惟易以卜筮得存其他散亂而無經者不獨詩也書傳於伏生之口而百篇之義亡周官補以考工記而上方列於夏官職金列於秋官如此等者皆錯簡也然則何獨於詩某輒誦所懷以裨稽經之萬一不識子淵以爲然否

回程務實

某與務實居同鄉習同業而生又同甲子久願一識未能也忽枉長句陳誼甚高而某非其人良用邑邑斬然衰經去死不能以寸溪雲月石商略古人殆非憂居者之事敬與甲乙藁併藏篋衍以待他日茲未敢措一辭也惟足下亮之

回王監門

某伏枉誨畢與鶴山詩故俱某方疲精神於應酬老歲月於犇走而朝陽鳴鳳落孤響於百鳥喧啾中亦峇窺竒曾國子監矣坐看歲龍度丑戌幾見秋月弦虛危此兩語恐不謂分野也孤蓬煙雨解纜遂東恨

不能盡讀未見書耳

回程直學

某維此霜晴梅意孤峭伏想撚吟髭於山翠之外袖
閑手於明月之邊貧味故佳漁樵分席此歲晚行路
人之所健羨夢杖屨而憶杯勺也一官亦何好乃問
舍於逆旅主人者忽忽兩月何如相與踞地爐煨櫓
拙火以談近詩耶淺溪欲雪寒梢入簷當有清新慰
此愁寂

回程會稽

某伏以麥之秋矣初暑已暄恭惟某官妙彈單父之
清平挹若耶之翠有翼福履穰穰某起從牛衣
知通德之里近在枌榆而王謝家玉遠哉遙遙莫之

得而即也不圖天幸華表之鶴來歸竹所飛談猶在
寒夢忽狂晉帖始悞舉手而謝盧敖又餘二百日矣
越山水妙天下蘭亭春襍剡舟夜雪可以想見諸賢
一時勝韻執事相與醅酌興固不淺然崑山片段寧
久不在萬玉中耶某卻行而前仍抵故府田舍翁得
此不翅足矣有來慶續其若愧何祗事之初犇走擾
擾謝言不能既也

回史監丞

某拱拜緹函伏讀竦敬士學不古習鄉尚齒之誼幾
廢賢侯崇厲風化嘉與二三子身親之俎豆之間容
某觀禮麾下所以胥教之意勤甚某也幸抑廢放之
人方當杜門省過而乃洋洋然與聞禮樂之事某也

惲東望堂序有既其歎

又

惟藝皇肇造區夏之二日實維今上震夙之祥華渚
流虹其永永萬年無疆維休喙息跂行膏潤帝澤某
雖在畎畝蓋嘗隨縣尹大夫斑舞于琳宮珽坊三上
華封人之祝矣不圖小巨寒薄尋苦籓孽拜起不良
恐不得與鎬燕瞻言振鷺方歎竒窮爾乃邦君諸侯
布宣德意肆茲湛露延及巖邑之一介臣甚盛舉也
某雖欲輿曳丕承寵光而病不能興大慙失儀于天
威不踰顏咫尺之際以累司士除已別狀申聞外伏
乞台察

回方宰

某廢放田里日與耘夫蕘子相過從自相牛經種樹
書外不談也得故人一紙驚喜過望伏讀方知義夫
已遡峽方知執事已還里山深林密與世不相聞固
應爾追數交訊恍然涉四甲子矣是豈堪把玩耶某
本田家扶犁之手故在頽歲大稔邊候不聳耕汙萊
以給伏臘貧不負予不能作子公帝城之書復犯世
議爲我多謝義夫蜀雖荒殘紫巖老子有不亡者在
兩吳而下不論也高山仰止義夫勉之西笑何時當
過我烹瓠壺飯脫粟而去

回劉教授

某伏以祥暑如暎水花自碧共惟府博懷斯文之正
印主吾黨之會盟行矣橫經芹藻於躍某去遠清嘯

於今幾何年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夜月淒其嘅不盈
咫尺奚排闥入乃得賢於十部從事之書廢放田廬
人所不齒獨拳拳乃爾其與隨世炎涼者蓋相萬也
感甚感甚夷陵雖今兵衝然以俎豆洗甲兵之腥端
在我輩謁黃牛廟摩挲闕耳石馬亦可以省悞百事
前定無容人力其間問之奚奴瓜期在年歲不甚遠
也某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鉏要亦不識故我
久知薄命帝城子公之書決不敢作也書既錯落而
某食貧多時無以爲謝所謂山中白雲不堪持贈其
敢將愧面對靄尖空翠取石渠寶書風日不到恐非
鄭老寒檀所能留也敬竚敬竚

回游參政

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蓋陳和仲司成時
時爲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首也某也賤執御無
繇于今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
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曳裾門下者于再于四
未得一望末光退然慙且慙莫知所以敢圖夾袋收
錄俾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盛心其敢不承惟鈞慈
貫之

回吳丞

某伏以庚暑之祥綠氣深窈恭惟某官仁聲載道蘇
醒吾民或或羨羨台候連止萬福某敢不引領先驅
之塵

某嘗讀藍田丞壁記以爲鴈鷺行籀紙以進丞涉筆

惟謹而老槐鉅竹吟哦其間蓋有無限生意手提家傳之文印與斯民熙皞於林霏巖暝之外則氓旣賜矣某竊以自幸

某辱老先生門下士所謂進見北平王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退見少傅碧梧翠竹鸞鵠停峙者也然而別京江之雨遡敬亭之雲於今又幾何年仕學之優靳靳出頭角某敬以爲老先生賀

某憂患摧剝去春始有掌故之命處非其據自速入言歸而荷鉏政自不失吾故一室環堵依吾東閣卽君我有二天某也請事斯語
某惟祈在萬山底恐非仙輯之所翱翔水佩冰裳或者其不從後乘乎非某敢僭

回米權郡

某伏以春霖開霽農事方殷共惟某官有剡題輿譽處休洽嚴嚴翼翼台候連止萬福某謹上名氏以祇貺于典記者

某惟君子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蓋爐峯之雲玉淵之雪與有職焉陰凝陽和某也其奚黷
某生晚不學然於米家書畫之船亦嘗窺見其冰雪曾矣所謂地上書星皇朝宋人者今不可復得得見其聞孫則元祐故家之餘風遺俗猶幸扣請一二獨非其遭與

某聞之道路執事者更嘗久而識見明流傳正而典刑在使之趨彤墀立文石與薦紳大夫談兩蘇公之

遺文四學士之故事亦足以駟玉蚪而登元圃矣星
言夙駕半刺濠梁無乃爾是狹歟雖然子非魚安知
我不知魚之樂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可丐祠得壘返吾屠羊魚鳥相
忘自不知歲月之老忽傳縮成起視茫然濂溪在前
晦庵在後大慰貂續者之難也何敢曰夫滕壤地褊

小

某亦既重尋香火緣矣玉音弗俞於是戒官訝治之
修上厯執事某其得不面熱以慙竊伏田廬惟訝士
所以命書先焉則罪也不自意駢瓊玉而貺之某言
不盡謝

某諗大媿則晉粵啓凡役則妄庸惟蚤夜敬戒以求

從誨規有如江水

回馮憲

某維春以雨霽農事未競共惟某官以書平準民所
宅生篤棊斯皇台候連止萬福某謹拜手修名于典
史氏

某聞康廬天下勝處生其間則高者為隱逸又高者
為神仙不得獨當竒也必有提一筆福蒼生者翻然
出此山中咨爾山靈其敬乃職

某維天方祚宋所以眷命用懋者政在屢豐年一詩
耳故雖百脉皆病元氣猶存此執事者高枕而臥也
乃歲比不入民方采西山之薇嵐翠軒窓豈公獨樂
時耶鮮于福星為爾一出自江以西其何幸

某嘗竊有嘆謂何蕃爲六館諸生時聲名已獵獵北
斗南矣一經科目卧餘子百尺樓下使騎麒麟翳鳳
凰而上顧獨不得與上界官府等伍耶時來則爲之
寧不我與

某兒時學于里之東臯識厚齋癯然山澤之儒也壯
歲仕于淮浙之東西識二季軒然湖海之豪也於名
門獨不見最良白眉耳假守來此則已揭節而西尚
微福賢父子令兄弟間惠然教我

某與世少可所至賦歸去來始裴晉公督九節度之
師擇廷臣自從而某在其選莫之可以雅意本朝也
至然後請置散造化者不得已出麾鄭公之鄉歲月
幾何不自意及惟愛其桑梓以施及其謬守某知免

夫

其惟霄漢之臺冰玉之御非踈賤者所得問起居何
如也若此山之左花右竹則護眎無敢不謹

回陳尉

某維秋其允書大有年恭惟某官有籍仙漕天惟相
只台候運止萬福某謹拜手上典史氏

某聞之吾身之易嘘陽吸陰上際下蟠同此一泰某
奚其燕羞之問

某迺者解后西笑幸甚披雲一車以南一車以北蓋
至今栩栩然竹籬茅店間也某敢無引領

某惟楊子雲不一二數雕蟲篆刻悔不肯爲一旦抱
二百四十二年之經獨究終始亦可以畧窺所學矣

某請問奇字

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囊書一來忽忽數閱月樵夫談道必有議然否者某願以告

某維書林藝圃無適非蘇燕天之祺有衍勿文

某謬庸耳何足以奉使令則亦唯命

回饒宰

某維亭臯木落山意寒青共惟琴聲函和民以寧一有嚴有翼台候曼福某誤隨弓刀落塵土忽忽三年晉公督九節度之時擇廷臣自從不可以莫之出也人間世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不可以莫之歸也拂衣徑去返吾屠羊林密山深與世隔絕於是與年夫不惟不相親亦且不相聞矣敢圖五老峯下得劉

公一紙書去之不盈咫而不予知也塵埃迷人乃如此今天下無可爲之縣矣浸之以詩書之澤洗之以絃歌之聲不於吾黨之望而誰望勉旃素履有上縣最而璽書召者其必吾年盟也夫若某則已瞠然一翁非復故我廬山招我以奇勝亦不知其大繆不然也終當駕黃犢賦歸去來耳何時佳晤傾倒欲言

回劉帥幾

某維江城霜曉梅不多寒伏想健筆獨提望此一府有嚴有翼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來游來歌意必有奇人勝士相與登雲錦之屏誦芙蓉之謔而玉淵老仙乘赤豹從文狸而去之久矣空山明月悠悠我思乃寄一編書惠幸泉石安得吾松之下漱飛

瀑而讀之塵埃迷人有既其嘆其本農家子無他技
能其霜滿頭惟思黃犢眠夕陽耳不得與于斯文也
相望千里駕言欲飛

回袁吏部

其維日史君之廬山而東也秋風撤棘爲地主者方
陪主司諸公重客在門禮多違者江臯一別鴻宿之
春藹如賀上籤房今猶未能也不圖狼畫翩翩挾蘄
竹之霜而至矣感何可言太微二十五星豈久爲沙
上留者會且歸矣儀我玉斑思皇召綸日月以翼

回黃權郡

其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其官翱翔則半刺
史嘯喏則真徹侯仁澤所濡民以寧一台侯連止曼

福其敢不三肅于執訊者

其聞延平之津有寶劍之精氣在焉榮光屬天飛動
牛斗蓋張雷所不得有而鍾秀其人子齋龜山以來
今見吾州治中矣其是以頌其式如玉

其重惟天之生材也不數有如執事者而不跨一角
麟於青冥不鞭九苞鳳於碧落政恐上界官府亦將
憐然于此賚闕來上方且趣治裝朝紫宸矣幸以戒
門下舍人

其誦樵溪之詩閱武陽之志以爲山川夷秀如在碧
玉環中蓋其勝如此芻牧之任忽去忽來惠澤之漸
吾民者亦寡矣山陜之阻猶有往時佩牛買犢以盜
弄鋤耜者乎鑄頑成仁君侯事也願安承教

某一生骯髒不能圓言圓行以應圓物其慙然也假
守廬阜乃又榜湖廣綱梢之橫吾境者秋壑以不存
體統劾之廟堂似不以爲然曲與兩易抑人有言同
州亦陛下百姓安可以其累廬山之民者累樵民也
某無任恐恐

某命下之日遄歸草廬亦旣尋平生老鋤徑爲早菘
晚韭計矣丐祠丐罷于再于三或謂薄淮陽滋罪也
某其惟君侯所以命

某敢拜手函書以謝典史氏之辱而告之曰某山巖
之與處木石之與居無能爲役也交承子孫之契與
居堂序之間則無敢不謹

回趙簽判

某維春暉韶霽草木欲言恭惟某官有婉其籌式金
式玉台候動止曷又福某一生歷落山林之日故多其
于當世士大夫蓋狙猿於西家施也雖瓊裾玉珮哦
松旁近邑未嘗得一讀藍田壁記以寫我心不圖今
茲幸會聯事某其得所從矣有如天潢之秀自與人
殊射鵬壘雙聲撼文藪駟玉蚪而上夕予秣乎崑丘
猶以爲晚芙蓉之幕顧足屈爲數旬客耶某頑不可
鑄所至輒撐觸人易地之命蓋以榜湖廣綱梢之橫
吾境者爲所劾也丐罷之章再四上語亦良苦下土
蟣蝨天高弗聞其止其行則惟君侯之所以命某引
筆行墨巋然仰高

回李宰

某伏準公移讀之無任慙悚蓋溫國文正之居洛里
中人有爲不善者輒相戒曰司馬端明無乃知之而
某也素行不修無以率化遂使一族之內叔姪相毆
兄弟爲讐毫毛之間而至於絕天理滅人倫以爭之
亦可羞已而其罪也然某之在敝族其行最卑垂
髻之童悉是長上雖目擊其爲不善徒爲之蹙額太
息而已前曰岱之子自明者至其說云云某曰某於
六三叔姪也其將如斯何哉然夜闌矣雖聞惡聲又
何必開關延敵二叔公不爲無過也而又可訟乎頃
之武興者至其說云云某曰某于二叔公姪孫也其
將如斯何哉然尊叔嘗貸與其孤姪錢乎曰然某曰
其姪旣孤尊叔何爲貸之曰皆非妄用是假之以償

束脩等類其干畢具在也某曰是固非妄費也其家
獨無親房尊長乎尊叔盍教之曰此當從爾叔擘畫
不當與外人交關豈不大誼且四叔公在也尊叔
安得私錢貸之彼不白其尊而借此不白其尊而與
於法皆爲謾昧禮曰父母在不有私財使某爲有司
則坐以不孝而乾沒之矣初不問借貸之是非也武
興曰此則武興之過某曰尊叔知過幸甚而又可訟
乎今準移文乃知皆不以某之言爲然竟以玷明有
司之聽也二人者皆尊行某亦安敢實是非然皆嘗
讀書號爲學者而所爲若是春秋之法責賢者備當
自愧縮羞赧不待區處不敢復至明有司之庭矣欲
乞以某回申判委本宗族長戒諭今後有貲產交關

者以干照白尊長評直之尊長不能與之評直則白
之有司止許直訴見事如涉非毀數謗則併與見事
並不受理或至相詈相毆不分尊卑則更不問事之
是非惟卑幼者坐之庶幾稍革乖爭之風漸知長幼
之序取自台旨

回奚朝瑞

某當歲除窮忙忽奉墨妙首之以邦君諸侯之禮貌
申之以諸老先生之題品二陸入洛寧復過此朝瑞
一日聲名霸吾州矣泥塗曳尾惟有健羨獨所謂舌
本瀾翻者得于夜觀一語此某之所縮頸掩耳而疾
走者也某雖無識豈敢誤人以瀾翻者執士之垂世
恐自別有所立不在文字况後世之詩文字之靡乎

歐陽子稱尹師魯之文簡而有法其家子弟請益于
曰簡而有法惟春秋足以當之某於師魯不薄矣不
圖今者朝瑞亦云爾嚴子陵謂侯霸之史曰賣菜乎
求多也敢以是箴某學不足以窺朝瑞之藩援引非
據簡而有法出詩幾頭地博達如朝瑞當自知之某
之此言其爲自謀信有罪矣其爲朝瑞謀也忠不識
能受之否乎

回鄉郡謝守

某入山之深入林之密雖一裘一葛安樂棠陰龔黃
之仁罔間幽谷惟日與芸夫蕘子嘯歌夕陽襍禡之
間而莫之敢書者屏廢之人法當如是也屬有客謂
某曰史君方上政最進卽秩子奚賀之後某應之曰

史君將躋極品踵相接也奚賀之先語猶未寒緹騎
來下不圖吾邦君之撫存其一介氓如此其厚也慨
思前載其棄置寬閑之野流落寂寞之濱者不爲時
所躡藉則亦幸矣至訪問其窮獨慰勞其胼胝所謂
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某敢不整其黃冠拜手以謝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五

方

岳

巨山

簡劄

答吳總侍

某伏讀誨畢有曰相踈未有如此時爲之寒栗起粟
蓋某之爲人率不能如世俗之事上無時而書焉以
爲恭無謂而謂焉以爲密此其情狀當與巧言令色
者同科某旣不敢以此事先生而又前月二十四日
里人不戒于火延及所居禮有火焚其前人之弊廬
三日哭蓋至今懷居之淚未乾思親之心欲馳也近
遣迎老人許以正月爲此亢方將丐一舟於先生而
台翰至如之何其不愧季兄者某嘗接納之杯酒之

慙慙亦歎忽移書徐編修累數百言極其所以詆媿者大略謂惻公與之筦庫非某意也而怒之而据之所賴素行頗修惻公不以爲怒不然殆矣人固難知如此哉某始欲寘之于理又念或者其必謂某不能容一士召而質責之而已今獨有數項官錢未了雖非某所得專然敢不仰體先生之盛心也義夫以二十日至安豐遂與夏侯惇水以殺賊兵攻城之銳春且近矣此城當可保也惻公節制淮西諸郡叔獻以爲朝廷處置得宜某獨爭以爲不可無故而隳一柵在朝廷旣已非矣此等負荷有過無功成是敗非古今一律今日毀子華之怯者即前日譽子華之勇者也先生以爲如何某今無家可歸而數月間當滿

欲就先生謀所以居者十數日間拜狀懇舟又十數日當迎老人于境上敢上謁以請其私惟先生進之

荅恭率翁

闊焉不聞問蓋自壬癸甲乙四閱歲矣人生堪幾回別也某之在政坐淮柵一書毛錐子乃能爲崇如此抱瓮灌園未嘗以一字入帝城或出言面之幾微挑我者屢北山猿鶴戒以毋出潛深伏隩謂休此生不圖風飛雷厲之初亦記月釣雲耕之輩也某之于故府真是三入承明貿貿此來亦可謂頑鈍無恥猶謂前年春日有魯饒嘉疏戲荅以伽陀云莫怪青衫霜葉枯六年不改舊稱呼人間書疏非吾事如此春盤何處無豈知所謂稱呼者今八年矣猶不改也唯弓

旌所招巖穴爲盡亦欲一觀盛化耳率翁方與五百
開士追逐雲月于莓梁雪瀑之外世間凡夫乃以此
等塵俗澗山中草木得無有語耶某去婦復還堂前
禮數故在欲言何限少埃嗣音

荅謝兄

某與執事如水上萍風約之偶相值耳軒然洗雙玉
澆我牢愁此意何可忘也著書滿屋直欲卧餘子百
尺樓下微見杪忽已如身入武庫但覺洞心駭目莫
識名件侯喜劉師服輦伏矣四冊謹上書府他逢佳
晤

荅黃宰

某迺歲臘盡時造物小兒者怒此腹無書盤攪不可

忍得玉灑讀不能句况堪作報函耶瞻言鳧飛于以
負負某三年牛下謂休此生矣聖上離照于久儲神
之後乾旋于一反手之間弓旌所招羣螫咸奮不才
如某猶得以邛鄆故步沐浴帝澤亦可以見一介不
遺之盛鮎魚上竹姑付吾天執事者愛棠陰老氓種
種過厚歲除之饌旣賜矣孟光守舍頗聞閨淑撫存
兩頑何等牧牛童亦許延致某敢勿書紳曩委敬刻
之心撫幾即發不識如某輦一羽輕者亦可爲鄭師
先乎臨紙悃結

荅饒監丞

某伏以春已中分霽望韶秀恭惟恬民氣於山水之
外簡帝心於巖陞之間有翼有嚴式遄綸召某退然

一老氓耳辱知於趨進翼如之先佩眷於擯廢不齒之日輟耕壟上猶當洗荷鋤之手頰首戲下豈有述如行在所將出棠陰乃從間道買扁舟若相避者山雪作祟寒疾不可以風瞻言燕窠有慨其嘆惟是前此里居月叨大府繼廩之賜今茲幸縻寸祿敢以上還一狀下有司感激請畫惟台慈垂亮入覲定不晚某當迎拜都門外相與道平生以明注仰臨紙情結無任此情

荅甯知錄

某一別且十年世事九幾更矣憂患所嚙風波所襲雲卧林丘柳欲生肘平生交舊今亦莫知何如有來翰題喚起昨夢乃知孤雲戍角之外尚留珮音謂書生爲不武誤矣荒城夜半一卒噐謹談笑定之功亦不細當有爲上言者如某六六政坐文窮淮桐一書乃能爲崇如此卦不爲夬終當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耳羣賢萃聚亦與旁招自喜行藏差亦無愧此外皆不計也何時佳晤傾倒所懷

冬金守

某田家子也所與交者非輟耕之夫則荷滌之叟也相餉以子桑之飯而相羹以伯夷之薇則有之矣執事者之饋意其若是而已耳置書卷間未見蔑之面也他日發篋則筆如此其精也墨如此其妙也喟然歎曰寬哉之二物者所謂以暗投人渠不識也某敢不重拜

答奚兄

某記與景元涉相潭訪靖廬時蓋亦桂花後菊花前也今一年矣景元鸚鵡賦之墨未乾淮海樓之興不淺江山迷人固應爾如秋崖老子則又可笑洗黃獨之手而把筆漱白醜之口而說經山中草木其謂予爲何如人也四六妙甚惟某區區者如君侯何哉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非得所謂揆鼻木者不辦事曠其早矣淫霖繼之歲事其可憂吾儕何往而不窮也爲君計寧南山歸舊廬之愈乎勿罪勿罪

答曹帥幾

間者上謁不知拔宅已西鷄犬皆仙矣翩翩佳公子入大莫府想主人敬愛驚問江山曾見有此客否也

老先生鳳鳴朝陽梧桐其苑矣樞相得書喜且曰詰朝其有以報日日側耳而猶未則不知其解也尚其趣之索書者再三不得不姑以復命調肺之于禱而鞭笞之于請敬略

答鄉交

某維菊之黃矣碧宙沈寥共惟漱詩書之晚香燕琴尊之暇逸有嚴有翼台侯多福某夜半雪興徑上剡溪之舟慙見山移不能告行於常所往來者忽忽秋葉又丹矣人間歲月可驚固如此某冉冉欲老方以十五年前舊青衫從國子先生入太學場屋之夢恍如也典刑如執事頌而不規則他復何望時事有可慨者未知與長鏡黃獨定何如率然挈家真是聚六

州鐵鑄此一大錯也何時詹晤傾倒所懷

荅朱兄

某與足下無一日雅率然過從固未了足下之爲人也謂爲豪傑耶雖無文王猶與何屑屑世人如此謂爲高隱耶一不遭時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某是以未之曉若丘制使書某固以爲八年不通間容少盡人間賀謝之禮然後敢白事得訊遂蒙雅責何仰某一生毀譽付之世情得失付之造物却未易以此撼然已遣人問稱呼矣至則以前

荅汪兄

某伏以秋氣澄穆曉江欲寒恭惟清入吟邊雅有神助某未能免俗苦縛微官昔爲馬口銜今爲禁門鍵

實同此歎荆溪勝處誠齋有集在焉着君其間毋使鄧禹笑人寂寂如噲伍等置之勿復道可也敬略推幕示諭某敢無盡情獨恨不識王史君耳孰與史君厚某可與宛轉者乎請更之佳晤未涯惟飽佳山水以昌其詩

荅張兄

某宿辱高軒過今猶隱隱有金石聲也小試健筆真是刊落陳言一洗凡馬而空之者以此衆戰垓下軍辟易三舍得臣其寓目焉

荅陳教

老骨怯寒方踞磚爐燃竹火而雪霰交下淒風冰人詩肩如山毛髮爲立顧視四壁窸窣有聲披戶視之

乃吾所齋兩腕脰也驚喜過望少須盥薇露焚玉麈
長我以謝

荅李錄

某朔風有懷又在孤城吹角水茫茫之外一書不能
西也秋杪奉教尺無何而計院丐麾去自爾莫知寄
鴈處矣惟有注仰吾榜得人如執事乃猶未能齊飛
五鳳與金閨諸彥相頡頏名之不彰友之過也風類
俗靡所謂揆鼻木者非蠹官所能辦柰何曩言之徐
中書而中書殂又言之楊監丞而監丞去今執事所
謂棘卿者又復不來矣豈執事之遇合固不比是耶
勉旃前修未有珩璜至寶擲棄官道傍者也某亦退
而書紳但當逢人說項斯而已

荅韓寺丞

某脫夫須起民伍不得與里之父兄子弟膏沐仁政
於耕雨鉏煙之外獨聞之東西行者以爲民春風而
吏秋霜也只此一語三十六峯翔舞矣某雖去田里
與受其賜敢不敬拜某退然氓耳刺史來兩轡而臨
其鄉百函而通爵里者武相接也某也獨未以書賀
此宜所在督過而灑翰先之賡之以鏗金戛玉之詩
寫之以屈鐵蟠銀之字矮屋迫窄光芒欲飛某時出
諸公誇示之平生未見此奇也敢不載拜

荅范丞相

某惟先生從常布登元宰爲吾君聚衆君子而去之
若未嘗與焉者可謂無遺憾矣悠悠之說從古固然

政自無用置牙頰間也鳴騶待滿十五年不出都門
乍見鷺侶鷗朋與煙雲相滅沒何樂如之心脾小疼
計當勿藥有喜某辱知蚤追送宜不在他人後適會
當對日日遷延乃聞六符之光已過釣石所不瞻悵
有如此江釣諭謝表敬竢頌曉臨紙淒斷不勝下情

又

某伏聞袞繡之歸問館於驛邸衣冠盛事纔見此第
二無地起樓臺丞相也甚盛甚休三復鈞畫如御風
騎氣超然事物之表而精神與山川相映發畧無老
態以此見詩書之蘊要自非悠悠者所知曩時體中
小不佳筆墨間畧已覘無恙矣至以為尉佳時暇日
亦復巾柴車支竹杖從山僧野老訪黃初平于晴嵐

暎翠之外乎張留侯崎嶇楚漢兵爭之交一旦遂從
赤松子棄人間事蕭曹諸人豈但辟易三舍甚恨一
門生兩兒子之不相並也某賴如天之福後月當脫
選告下便丐一贅倅歸矣表謹擬上未知能道釣意
否

荅吳尚書

某自平童子來得所惠翰乃知詩書之澤流潤演迤
外家童烏亦得其記問之一二園橋觀聽喑喑嘉嘆
不知江之發岷山也某賴如天之福四月當脫選隨
手丐一贅倅去數日以待先生之出特未知堪為用
否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造化固無棄物掣歛僻
左處以須春陽此某丐倅意也士方未脫場屋望一

第如登天今顧不滿於倅耶敢私布之

谷趙都統

其摻別吳波亭于今八見榆火新矣風饗雪虐屏處
田廬亦莫知細柳之營竟何許也迺春來此始聞在
第一山邊地鴈寒惟有磨竈太尉山西宿將曾以半
段鎗爲國家築京觀於雷塘功亦不細矣韃負戎馬
足敢窺中華老熊當道而扼其吭不在盱泗間乎太
尉勉旃某起從牛衣中髮種種如雪會當去此豈能
與諸賢相俎豆耶樞參老先生亦不得時時樞趨竊
料結髮從軍無如太尉久賢主人柄用必將白上趣
召之嚴扈周廬非太尉誰也某當杖策軍門以謁

谷陳料院

某伏以春規欲盡花雨逗寒共惟簡在玉斑召綸近
只有嚴有翼其一別十五稔杳不知并合之期何圖
脫撥襖起田間適會奏計行在所相見驩甚乃知樂
莫樂於新相知未爲能道人意中事也繫船柳下乞
一外料徑歸詩情浩然不計上事遠近興寄亦高也
異時課縣最眠院轄若將挽馬政恐未容年歲讀書
坐需此次某風饗雪虐事事闌珊後月如遂脫選便
當丐一外差遣去不規而頌甚非所望於執事也迺
者得對自以四方草茅乍登文石不敢極言天下事
賴上明聖顧問再三所以誤承天獎者甚至亦有傳
至書府者耶不勝慙謝某本不解作字來諭又徑三
數尺倉卒何緣有比如椽筆也撮巾濡粉就黑几上

書之漫為臨去定知不入山靈意得勒回為佳耳

答趙倅

某伏以麥之秋矣暑雨寢靈共惟與郡平章民以嘉靖有皇委貺某退然氓耳間者見大夫肯辱臨之氓知罪矣亟驅車走江臯則聞負弩矢者已東而登臺低龜又不能奉一書為里父老賀蓋於是犯三不韙此宜在何譴顧獨睠然灑翰先之耶某敢拜大夫之重勸有如演迤銀潢粹然如古圭瓚縹蕪清廟惟帝其嘉之半刺翱翔政恐紫陽山水未足久稽天下士也某環堵在宇下惟公為依方一再問大鈞丐一閑外得請則歸荷鉏有日矣未問惟厚自金玉佳御燕驛式遄召綸入覲王所

荅葉秘書

某伏以暑氣如燠稻苗方阜共惟於皇入覲棟榦斯文奎璧揚光有相之道某徃年荷鉏甫里漁樵爭席獨執事以行秘書臨其處為我二天眷然拊之比意自在同年生之外也召還不賀憂歸不吊某則罪矣乃若其情則有可諉者誅之在執事不誅獨無愧於心乎翩翩有書餘二千里而至仁賢襟度固自超出流俗曼曼而某為何如人也比讀除目竊諗見思宣室重上道山東璧圖書非一世魁彥莫可典領帝固為吾道計也然國人之言曰道所以用世經綸密勿而舉吾君于三代之隆將又有大者修門稅駕遄有殊褒某維日望之某慙且踈秘書所知也三入故府

大似頑鈍無耻乃今從國子先生後忽忽餘年退而
省其私屢丐一負外倅未與也不知得迎拜馬首一
道其別後之懷而去否上思見甚其疾爾驅

荅金興國

某維秋雲逗雨撼有寒聲恭惟趣舍人之裝行刺史
之部仁聲先路江介清夷某不面者幾時不書者亦
幾時塵埃迷人江山愁予莫知梧風之又秋也一鴈
寥沉惠然好音老成典刑有屈輩行至此於戲下爲
盛德如其其不敏何喬木參天青銅之幹故在縮二
千石印綬而去雖暫遠上傍而郡國龔黃此寄甚不
輕也伏讀來教所謂愛惜民力培植邦本此兩言者
仁天下有餘先一州豈君相意哉式過其歸儀我萬
玉某自知甚審丐一贅倅者無慮七八上廟堂難之
乃聞鄉邑又不戒于火此心如飛牛衣未寒行返吾
故所敢請者惟金玉體府以穆召綸

荅潘南夫

得所惠教其意若有不能釋然者諸妄校尉已下材
能不及中徃徃以軍功取封侯飛將軍顧獨不得與
爲比雖霸陵醉翁亦將不能釋然於此也雖然世所
謂仕宦者優戲耳適輿臺之驟衣冠之政自不滿飽
老郭卽一笑本來面目初無爾許事也願執事實之
碧玉之山青羅之江着我其間要是不惡同班序引
自是君家縣令箴所不如此言將無面見北山猿鶴
矣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相勉旃毋負疇昔

答魏監丞

某別奉環題教之以貢院記不鄙謂某使之書丹夫以邦君侯之媿化鄉達尊之偉辭何物小子掛名其間顧非幸歟抑某有所不敢者此所謂金石刻也書有六體與八卦九章相爲文點畫偏傍皆天地自然之數小有謬誤則字非其字矣士失其學六藝湮微頡籀以來傳者能幾而某也老于場屋平時藁草日千數百言何暇成字也以此上石得無不可乎又且屏廢山村頭街可鄙非若浮梁記之使其僚使其民爲可以影帶過也元本并紙謹以上之司書方命有誅惟有屏息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五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六

方

岳

巨山

簡劄

答高吏部

某往年綴末斑嘗一再望見嚴毅之色聞從旁嗜者曰是不爲上殿虎且爲獨擊鷲矣已而有傳諫草者紙價爲貴伏讀歎息所謂快哉此風也里中有樵夫負薪朝出賣視其薪挺挺然無一莖曲者或問之故樵者曰曲也者內也直也者外也某聞之曰嘻有是哉蓋此言之宿於胷中者幾年矣今一爲明執事道之若某則又有可笑者旣不能泛泛然其鳧之趨又不能矯矯然其鶴之孤已乎已乎徃者不可悔來者

猶可追紙尾戒垂敬聞命矣

荅南康同官

某窮山之鄙細也鉏耒之與居堯牧之與曹而已耳起家爲郡茫然未知所以聞諸道路衛多君子某其知免矣方俟掌訝者至奉咫尺書求所以教者顧乃重提疊璽駢四麗六而貺之頌而不規某則大失望夫記室之問古所不廢然皆道情愫致忠愛以胥教誨者耳非若今抽黃對白釀飾浮詞恭至于足敬至於繆也盍自吾曹更之某不敢承盛心而上之于受書謁者康廬爲郡雖小國寡民而前有濂溪後有晦庵大懇貂續者之難也條教當何以設施當何先民瘼當何瘳吏奸當何戢頤一二熟數之其毋金玉爾

昔某湏以從事

荅吳倅

某維忝之秀有霖其甘共惟去尺五天之邊刺二千石之半俟斐侯翼台候休嘉某方脫襪襖而腰吾紳解笈簪而手吾筆雖曰教璧水校石渠政亦野執其麋鹿耳傾蓋而投分倒屣而話詩何執事者之不麋鹿我也裴晉公督九節度擇以自從于是望美人兮一方隔明月其千里亡何而又駕轂鯨於村南北矣與五老而六不自意其真在廬山也異時天府倅徑戴獬豸冠爲御史式遄玉札嗣貢賀床

荅饒監丞

某惟士之出處異則其所以與世接者夫固自有體

出而朝市則掃魏渤之門不爲佞漫彌衡之刺不爲
辱達殷浩之函不爲黷也入而山林則耕延陵之臯
者潛魚荷石門之篠者冥鴻抱漢陰之甕者驚麀其
能諧際人事而與世間之書疏乎某析之鄙細人而
屏廢北山下者再寒暑矣無學也而知命無材也而
安分蓋其姓名不入帝城者亦再寒暑春簑煙雨黃
犢對眠亦莫之今吾之與故吾定何如也然而所與
交者莛子而其性踈所與談者穉事而其言野見當
世之薦紳大夫則鷗心之駭麟凰也伏惟閣下以詩
書之澤父母吾邦邦之士者裹章服而趨農者釋鋤
耒而迎而某也偃蹇蓬藿之逕而莫之見也蕪絕筆
墨之交而莫之書也夫固以跪邀賢達之車析候形

勢之塗屏廢者之體不爾也意者旣聲銷影滅於戲
下矣不圖猶關聽聞而續之食也某之有秩于大府
實昉于史侯而某干侯本無一日之雅其初亦莫之
敢見而莫之取書也侯不知其愚予之書焉至于一
再而不已而某始敢書召之見焉至于十數而不已
而某始敢見蓋屏廢者之體固如此也史侯歸則止
矣而閣下續之豈所謂更加賞賜以媿其心者耶某
將辭於有司則前日之受非也故敢道其所以而惟
戲下貫之草廬夜午有歌戲下與邑大夫之詩而過
者仁人之言藹如也如使郡龔黃而縣卓魯則桑麻
雨露之外如某等伍者飯不足而樂有餘矣載賡乃
歌戲下其寓目焉

答劉教授

某有病與嵇康同所謂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也幸而文度來可以免報書者一又幸而執事者且至可以免報書者二是以略示諭云云謹以書徃古人之事不敢以望今世之人孰謂山林草茅方得罪于時而其言可以動天子侍從之臣之聽哉雖然死諸葛走生仲達亦未可知也

荅葉兄

某爲爾寂寂得所示高文九鉅編何其多也老嫻未能盡閱然亦嘗鼎臠矣詩自明良賡載降而爲五子之歌又降而爲三百篇之什又降爲離騷之經至漢唐而爲五言爲七言爲歌行引歎辭謠之類蓋千數

百家而未已也杜竒而法李豪而逸白質而醇韓壯而深柳淡而雅雖各自名家而一出于正有所歸宿蓋不法而竒則怪不逸而豪則蕩不醇而質則俚不深而壯則狃不雅而淡則俗故詩雖小技而亦未易言也某雅不能詩然讀君所謂羊口行諸篇則誠不解爲何等語也古人遠矣君試取時今諸公之文參讀之如讀蘭辭則參以高續古之秋蘭如讀賁蚤則參以洪舜俞之烘蚤蓋有不待言語而了然曾次問者矣至若探馬籌等作是何市井鄙事而可爲文也感君所以惠教之意輒效愚忠如欲求譽而已者當世之能譽者固不少奚爲於某適因灼艾創甚欲言不能旣惟足下亮之

荅湯侍郎

某儲文未至固嘗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矣侍宸碧落今隔幾塵不自意玉書行行翩其飛下南斗旁也上思輯方夏譽髦斯征有翹弓旌日夜望珥貂之入至切牽雲留月遲遲吾行道則高矣顧今天下如駕百漏之舟於風濤浩渺之中徐而言曰如此將安之耶非所望於明公也若某等輩則所謂增之不爲高去之不爲低者也挾其骯髒而不山林固亦徒取世憎耳欲言何限瞻望慨然青玉峽老敬聞命矣

荅程教

某畦萊塢中忽得所惠翰竊論斯文多幸駕言采芹絲竹遺音隱隱孔壁不獨爲當塗矜佩賀也時文破

碎六籍久昏振木鐸而新媿之非廣文先生之望而誰望其老不能從事兩不借送君筆峯聞月盡方成行或可寄一詩筒爲別耳

荅李元

某歸自廬山方苦草築一室號歸來館作勞休于樹蒼頭奴持一緘書來睨眎題識則元也此非門外人亟取亟讀恨不洗老瓦館中相與作淵明後辭耳正月且盡元何不遂鼓行而西以逸待勞莫而後發敵人當應弦倒矣宸章與硯與礪清哉元之饒也山中草木得無脩容某之此歸本非戮揚干僕也撻一舟子何至是邵武之命丐祠丐罷皆不許柰何蒼頭至樹下時方營度一詩并申省狀寫去可以知本末矣

是事姑寘但須一兩月後作賀書君行勉旃某自今數日以俟

峇馮此山

某在鄭公鄉時每登金芙蓉觀望此山草木董董一墻隔未嘗不喟然歎曰嗟乎使蘇長公而在未必不又以為寧不識面目之真不可不使身在此山也某住山八閱月竟不識此山而歸獨不可謂大欠乎雖然某之不此山之識某之不足以識此山也煙雲吐吞衣屨猶濕前之日則身乎此山矣山窻夜寒時入幽夢今之日不心乎此山與某之不識此山安知其非深識也特未知此山老仙亦識某之骯髒矣乎亦識某之草茅矣乎羣輩號撻刃隳突使吾民邸店

晝閉如避劇盜甚至迫人於險漂淪風濤昌黎為其長安得不追而杖之然則固骯髒而非草茅也即日解印綬去贏錢十四萬緡米萬餘石少遲歲月自詭不乞朝廷一錢環城而築之此意不遂乃籍以付後之人初亦覺老先生拳拳此城敢干記事今方成兩門固不足煩大手筆也是事姑置獨喜退然耕夫而當世部使者不遠千里一書而訪問之意者此山識某猶某之識此山也並田廬而北荒山餘十畝歸則苦草其間號歸來館手自塗墍作勞小休意行幽谷中發土得石發石得泉殆天久閉藏始出以娛其老者豈畸于人者不畸于天而其草茅而其骯髒則不但此山識之老夫固亦識之矣一笑一笑欲言何限

遽數之不能終式遄召綸野服迎拜

荅葉兄

某南山采杞北山采薇爲口正忙而舍弟守書不肯去然則某之草野不特雲厓不見知雖舍弟不知也詩壇復古前書蓋未盡其媿雲厓割裂其書以爲跋是真不我知也繇今觀之韓柳歐蘇特其土苴者耳雖吾夫子且將北面壇下何也夫子之於詩也敢刪而不敢復也夫子不能復而雲厓建壇以復之其將使夫子北面非歟謹奉以還某固不得與於斯文也

荅趙推

某維農事欲動一雨膏之共惟有婉其籌式金式玉某屬有天幸得與同僚甚喜某慙直也而濟之以溫恭某踈頑也而佐之以縝密所謂和如和羹某旣賜矣汲黯妄發竟以罪移驅車盡境而後還真是追送不作遠者一書旋踵問勞渠渠此意何可忘也耕釣寬寂與世固不相聞英妙之年環秀之抱惟勉旃仕學以就遠業而已

荅操尉

某金陵一別驛亭柳旣三四青矣意鷓鴣飛下飄飄西臺而乃者伯氏墨其縑以來知有變故二親棄榮養相繼歸仙佛中人子之情何可堪忍遠日旣迫攀慕柰何幽堂之銘自當屬之大手筆某固非其人也再四辭不獲則取行述刪定之筆陋墨凡正恐無以仰當孝子順孫之意耳

答蔡憲

某碌碌亡竒嘗誤知獎有一不善惟恐司馬端明知之比在南康自謂可以對越無負獨天與褊狹疾惡如風勇決不疑上累函蓋然觀古人於傷風敗俗之事不敢少恕晦庵在郡尤惡此等蓋所謂士者豈以其能伸紙行墨而已耶行如市人而口誦聖言則虎而翼者也况不誦聖言而誦潑時文哉世降風移始有惡傷其類之說不知以此爲類則我亦何等類也晉殺鳴犢夫子及河而返非爲其殺大夫也爲其殺賢大夫也若少正邠則夫子自誅之矣今之摸稜不事事而以容奸長惡爲近厚者不過憂讒畏謗之私意耳非賢于夫子也李廣殺霸陵尉固是武夫捍將

之爲然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之語亦人情所不能堪也不惟此也故將軍而一亭候得何辱之則下陵上替將無以爲國矣故雖不以法殺一尉而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此明執事所謂豈易與俗人言者某不足以當耳某謹重拜以謝夫以此輩皆是黥吏之子孫而程有開者其父身爲客將見此尚存而其子可無禮太守乎某輒盡布之惟明執事力主維之名分幸甚風教幸甚

答方教

某維莫之春思樂半水共惟閭閻侃侃涵泳聖涯言采其芹淑我多士某宛其老矣無以亢宗平生聞菁中詩書之傳於吾譜莫強焉而某也世農聚族而居

者率芸夫蕘子耳奚其攀附之敢不圖易地有廣文
先生者在方將執經以往而攷世系焉某其何幸然
聞上厲精思治旦暮間當給札玉堂使條天下事則
又未知得相從麗澤之允以遂其志否某天與褊狹
幾爲世之狼籍人執事所謂齧諂子之鉸抗上流之
鋒真草茅耳然地以此易天固不以此易也惟執事
矯揉之某敢無順下風而立

又

某於函牘外更得小楷壘壘數百言意密情親不兄
弟語翅也吾宗之盛莫如甫中而某則自鄆以下無
譏者焉狄武襄不敢拜狄梁公此故之以今也何幸
將從執事者間之至如民瘼當何瘳士習當何熾尤
某之所傾耳以聽降心以從者也欲言何限遽數之
不能終

荅高宰

某維莫之春桑雉新乳共惟琴意嫺雅以恬以熙一
仁所濡耕野秀綠某往年識鶴山翩然列僊之癯也
詩書之派寔自諸高則旣知海內有名門矣不圖易
地及君同寮出家集共讀之當自茲始郡縣相與休
戚一家勿欺此心何事不濟曩在廬阜其宰脩水者
亦華宗也縣無乏事郡無疾呼不過兄弟語耳謂予
不信試嘗論之上嘉蜀珍陳在廟璉旦暮間當立文
石斑矣恐某之不得澤餘潤也某一生翫體又坐觸
權貴人是行蓋再四辭貌不見聽俟誰在矣使蒙其

成其甚不能無望于明府行矣胥晤盡略敬爨

荅費宰

某伏以一犁雨足農務村村共惟仁聲載塗民以蘇
醒山川奔屬某氓也初上其賤姓名于贊賓者璽而
件具之猶以爲簡抑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游蓋
林丘之耕夫甕牖之退士也於竿犢乎何有請略之
始某出而遊四方時聞士大夫之賢業也有年數矣
頡頏飛舉之珮玦弄明月之珠蓋某前乎此之願焉
而不可得者也不圖僻左之縣介在山峽之間而明
執事不鄙辱臨之疲民其遂瘳乎然則相携春雨之
鉏對臥夕陽之犢蓋某今乎此之安焉而得自遂者
也獨念拱璧大寶方當與天球河圖陳在東序百里

宣展驥地耶夜下息書過入王觀恐民氓之不得久
其澤耳某雖不肖似平生非公事不至偃室但能與
芸夫莠子安樂耕桑惟明執事其鑒之羣仙在行瑤
玉先後其訊興居焉某奚其僭之敢

荅鄭提管

某伏辱顯使之臨雖未啓緘固已心知其爲存念矣
開闔一再仰見高情使自爲謀寧復至此感激大不
可言惟是某六十之年日就衰朽自計塵忝于今二
十有三年大都五合六聚僅成七考以此山林之性
已痼仕宦之路甚生今殆言農夫重農夫無徃而非
農夫也山猿野鹿豈堪位置于鸞和之間追念平生
亦欲少有以自見而與世落落名實不浮費人提撕

乃至於此使吾君吾相重遠名法從之請而予之是亦不過犬馬畜臣本非繫維駒谷之意淵衷鈞抱其將以某爲何如人前此乞祠政恐溘先朝露破戒爲一燈之續耳旣已得此他復何求戶曹不愛裏言垂念鄉晚此固今人所無也某不可無一書謝之然曲其辭以干之耶則非不肖之雅意直其辭以絕之耶則拂君子之盛心其姑少徐某終當道所以感刻不忘也

荅汪運幹

某方飯牛于渚祥暑中殊曠曠也廼得執事者書諷讀醒然受賜無量抑執事之所以殷勤其文辭千數百言而未已者豈非深攻玉之憾而得獻璞之刑者

耶寔然似人則吐其胃中之介介耳不然某不足與語此也昌黎師說自其當時固以爲蜀之日越之雲矣風俗趨薄如水之就下以今視昔且又四五百年天地中間父之不父子之不子而兄弟之不兄弟者何數况所謂師弟子云也以柳子厚之不可學韓愈氏之可猶未爲善學昌黎者而某奚其敢且執事之師云者文乎爾文乎爾則雖幽怨如離騷憤悱如太史公固不若先秦古書之師也先秦古書雖辨詭如左氏雅奧如莊周固不若先聖法言之師也執事能自得師則此諸書者具在有易焉以觀其頤有詩焉以觀其情有書焉以觀其治有春秋焉以觀其斷凡天地之所以奠江河之所以流君臣父子之所以立

而古今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與亂盡在是矣夫豈曰
文乎爾君子厚之不敢於爲賤人固曰非有慊于其
文也某則曰慊有慊于其文也乞巧之文招海賈之
文斬曲几之文謂子厚而無慊于此乎然則子厚之
不敢爲師亦非吾之所願師也執事所以枉教者非
某所敢當則以上之執訊而已

荅龔國錄

某卧雲牛下所與游者非山南之芸夫則溪北之漁
子也當世之士鄙而棄之叟亦且與世忘矣爲詩踏
雪過茆屋不領一騎驚山猿前日執事之顧我厚甚
門前車馬倦逢迎塵滿荷衣不堪着則不自意老農
之貧病不能出門戶也夜半扣角有懷其人而棲息

不同奚其書之敢琳琅金薤忽落巖扉自視缺然何
以得此有如一世儒彥合在帝旁政今報成會且歸
矣安得摩挲西園之石淋漓北海之樽酒酣氣豪一
吐其胷中之浩浩者而某方屏廢孤負此生東望屏
星有旣其嘆

荅許教

某與執事不面者幾年不書者亦幾年矣山塢荒寒
忽奉翰題真如拱璧大寶之墮吾前也一詩一記開
闔不能釋手斯亦奇矣名其處曰天多許得無大傷
於奇乎蓋執事平生所爲文徃徃亦坐此某故嘗以
爲易奇而法昌黎之言也好奇自是文章一病山谷
之言也然則學者將何從秋崖曰奇可也好奇不可

也夫人而好奇也夫人而不能奇也長江大河滔滔
汙汙此豈有意於奇哉而奇在是矣至其絕呂梁衝
砥柱則堰而風雷噴薄魚龍悲嘯又有不得而不奇
者若夫激溝瀆之頑石而落之爲犇放舒之爲淪連
不謂不奇而與夫長江大河之滔滔汙汙忽然而絕
呂梁衝底柱之奇則有間矣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七

方岳

巨山

簡

答范丞相

維元老大臣夷逸於林丘之幽高蹈於事物之表山
君川后時節起居其年壽等喬松福嘏彌子孫一念
之仁簡在上帝理固然也訊之蔣幹知骨清神健萬
萬坐政事堂時曾中乾坤同一泰定甚盛甚休乃聞
無地樓臺至今猶往來傳舍只觀此事亦是近世宰
相所無獨恨不能從一門生兩兒子之間舉手以挹
溪山勝處耳某無慮五六乞倅終不與旣乃頭銜換
一字遂不敢以白今丞相無舊故誰當知之翹跖門

墻神爽飛越

答同官

某屬有天幸得從群仙飛珮之後爐亭夜話隱隱有金石聲而煙水蒼茫翻其駕蓮舟讀玉書而去梧風竹雨詩夢亦寒琅畫飛來真所謂跣然足音也玉麟一角與世作儀崑崙蓬萊寧久羞薄獨恨某輩碌碌分當歸耕方且丐一負外倅恐不得迎拜上東門外耳別紙垂論如某規行矩步不敢失尺寸者何能為度外事耶幸為我多謝方君功名之亨固自有時也瞻晤未涯神爽飛越

答陳料院

某從飛霞之珮餘二十年夫亦有舊故矣函書每下

則必釀虛譽飾浮文如仰惟等語抑何世俗我也甚為執事者不取敢略金陵天下形勝表裏江淮煙草夕陽六朝之遺事故歷歷也暇日亦嘗倚青龍之浦滌白鷺之洲舉觴酌卞以籌經畧南北之畫乎今何如時賞心風月自宜東高閣以竢太平也如聞餉計塵土亦空所在皆然寧不直如此廩廩願言出所素蘊為國良圖同舟風波轉眼又秋高矣欲言何限遽數之不能終

答吳兄

某維暑風初暄綠氣窈窈書林夷逸冲想甚休其一別垂二十稔老非故吾江山愁予不知入世事之幾變更也乃春阿連至得書恍然訊之則擊楫渡江而

比矣前書未報今書踵來不惟不督過之且愈益厚之某之愧茲甚某晚得一第不補遺餘初佐淮東軍以職事迂都督府無何督相坐廟堂矣高卧牛下謂休此生化絃既更亦與弓招之一山麋野鹿豈堪樊而圍之遄亦當去此耳尊翁今官何所過庭幸爲道問訊何如

荅陳司直

某之於執事交踈而心親勢睽而道合與世之詡詡相逐逐者有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愁予塵埃迷人甚恨交一臂而失也人間之世事變萬端英雄白雲忽已蒼狗要是不能滿虎溪一笑而弄精菟者顧自謂竒特亦可歎已劉忠烈表表如此輒書數語

繫老筆之後真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會且歸矣臨紙惘然

荅陳提幹

某廼者過鄭公鄉迂勞之使里至至則授以大館連日夜相燕留去又載之輕舟所以爲行者之慮甚至世所謂親戚雅故何以過此一步一感言莫能殫獨恨所至膠舟與軍饟爭道於牛涔之水僅而獲濟所假舟亦良苦矣早旣日甚念亦未可以還留之京江豈不知此輩廢務而其勢有不容已者茲稟嚴戒方敢遣回要非皇恐兩字所能盡也

荅張丞

某間者閣焉不聞問良用詹馳有來誨函見大夫之

所以顧惠其氓者甚厚不規而頌如非所望何某歸
思浩然亦既買舟載月矣山靈勒回俗士駕田園久
蕪菊籬正秋終當訪里父老南山下耳王琴堂政事
乃爾竟亦不免為之歎息祈門蕞爾邑民無十金之
產更堪摧剝耶惟執事者手摩拊之某與受其賜

荅應武諭

某伏以江城霜曉梅意欲春恭惟小紆玉班相我藩
翰有嚴有翼某不學甚乃得頡頏九霞飛珮相從於
西雝爐亭夜寒金石隱隱所謂藝苑手祕寶文堂耳
驚霆樂莫樂于此矣孤鶴飛去忽舉手而謝盧敖瞻
之在前有慨其歎至今清夢猶時時聞胥濤萬馬之
奔也某何為者顧從中秘書出參軍畫道山能幾日

之客又墮塵緣意平生故人亦既羞薄之矣一書二
千里依依交情乃獨能不羈官我耶幸甚幸甚六一
翁之鄉里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者相望暇日亦嘗訪
平園之草木訊澹庵之間巷乎遺書滿家應接不暇
為况想甚遠正自不必祝餐飯也別紙敬悉此曹此
態在在皆然瞻言何時相與傾倒

荅葉正言

某屬方拜狀欲附遞行矣明日使星至又得所賜書
伏而讀之則揆時寒暄撫問餐飯甚非天子諫官所
以待庶寮體也然則某之為竿櫝敬者當何如前書
既已畧之今書不敢不情也以情事正言某知免于
戾矣淮堧一稔遠勝江浙又幸鞞哨不動收拾淨盡

似可以苟且過此扼運却未知來春何如耳敵國外
患要與法家拂士同恐不可遽以是為賀如某山林
鄙朴士每事迂闊以故落落與世無緣今此羈縻殆
是自嫌不能相容之名犬馬畜之耳正言其亦憐悼
之否乎龍涎薰香共承嘉惠時時橫書卷對之但覺
德馨襲人不知冰霜之凜可畏也

荅程都大

某比讀除目竊論誕分侯綬就擁使軺過家同衣繡
之榮接吟幸塞帷之問光華所被甚盛甚休始某此
來亦欲一布心腹蓬山之集謂可晤言舉手而謝盧
敖九霞之飛珮遠矣送目詹悵無任此情今一車以
南一車以北所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而已

又

某又出乍歸墻屋穿穴旁風上兩手自苦茅苴補之
有從籬竇呼問之者曰此為杜工部家乎夫子安在
微視之則斜封三印蓋當路使者書急洗塹塗之泥
拱揖而諾曰予是也誠不自意溪煙山雨之外猶為
明執事所訾省幸甚感甚始某金陵之役日日詣府
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而去則所謂
髯參短簿能令公喜怒者正自不滿人意蓋嘗拂衣
欲徑歸田矣輒為督樞勒回之丐祠之章未免自從
某所上廟堂賜之翰謂將召之著庭督府有書欲留
只得中輟然則廬山之命其廟堂意耶某亦何人乃
繼鄉先儒之後且得此郡之歲適皆四十有九遺書

所在某何足以知之然未敢遽引辭政以權卽予待
闕軍壘恐或者薄淮陽之疑耳闕到卽上免積矣
相望正遠敢布腹心中朝如明執事者幾人豈宜一
日去上旁近芝山之酒定非久留公處也某無任延
佇

荅方僉

某竹扉雨寒有剝啄前者手其書恍不能記孰何也
徐讀徐問則知執事者脫鵝冠爲新進士而今少遊
卽是太虛甚盛甚休西笑入秦此興固不淺萊山堂
記蓋嘗略識之矣驂騶馳九軌之道中間自無駐足
處功名不足爲執事言也一書萬里忽落雲耕月釣
之濱豈猶未知其寂寞耶始金陵之行雅非鄙朴者
之意丐祠得壘需次兩年亦幸返吾屠羊得以暇日
理鋤耒耳兩地相望各天一涯棲息不同無任注仰

荅黃正奏

某伏以雨勒花寒一晴方競恭惟討論入對星宿光
芒某日瑣春官與一時名儒鉅官焚圖告穹昊退而
奏號上前夜漏下十刻御史以璽封入羣公盛服執
事則大名在焉一軍皆驚不獨爲吾鄉喜也祈山久
寂寞氣象頓還西南諸峯競秀崛起斯亦奇矣而某
也陳人也道山幾何日風輒引之而去一書至今未
能與世無緣丐祠之章再三上出幕得壘猶幸以暇
日理鋤耒耳翮其飛翰極佩盛心方苦草廬未涯佳
晤所覲益宏遠業亟上奏篇

荅趙寺丞

某歸耕祈下日與遊者芸夫蕘子而老硯荒矣賢太守與民介福揭虔妥靈乃不鄙屬筆于牛衣之間刻之廟道字畫褊陋不足以導迎景休而執事者一念在焉神人其忘諸某敢不與里父老再拜受貺

荅林兄

某窮山老樵也然於四方之奇人逸士竊嘗傾心焉有書自東乃知崇蘭之佩芙蓉之裳近在吾州風月堂邊而不得面也鴈蕩妙天下四靈所鈞遊處固多詩人而今又得君獨恨某不足與言奚其題目之敢田家作苦一再讀之快哉快哉乃姑記一日之適如此非跋語也

荅洪宗諭

某屬以見大夫之請敢犯不韙某知罪矣共承墨妙宛然清揚一時鷺侶鷗朋亦自驚喜先相公奏議蓋當時與天下賢士夫傳誦以熟者墨本分教如獲拱璧盪澗泉熏石鼎而讀之不覺發嘆以爲大音不聞蓬萊宮又幾何年於此矣某雖不肖猶幸一識老仙嘗得尺牘數行有下馬之氣如虹應門老走當自識其不凡之語而某老益亡奇大負此帖第緜襲之以爲子孫藏耳敢因謝致幅併及其所以自幸於名門者如此旱旣太甚山邑蓋連四五年如是歸耕望一稔又墮渺茫李將軍固數奇也上梁文誰實傳醜輒往奉一笑

又
某窮居山間自五月至于八月不雨不惟薄田盡槁
捐搨然抱甕而汲久無可灌可湘處也迺夜半簷陋
如瀑布聲雖無救枯旱之苗蹶然起飯牛畦麥矣震
雷以電適又是秋甲子吾儕畎畝之憂何時而已也
行李問訊鷗鷺爲驚不自意其一介氓得此於見大
夫之賢者敢不再拜以無忘盛心先相公以一世儒
宗丕顯謚冊發揚徽美上軼歐蘇甚盛甚休某雖不
材然嘗辱一字之褒恃以自壯需錄珪帖謹具如左
方某因有區區之愚請于下執事先子初得封其制
詞亦出老仙之手欲得大筆爲取善慶兩字書之以
扁先祠是公家再世有造于某也豈不幸甚

荅潘兄

某糜鹿之野乍返吾廬方決驟山林自與世絕書疏
非所堪也執事者作小楷具件幅若施於所敬則有
驚而避耳某謹以上之典史氏而告之曰某祈下之
鄙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少時不解事率意妄作今
老矣每爲之縮頸咋舌而噬臍執事出所有使品題
之某奚僭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掛名其間珠
玉在前覺我形穢某無任主臣

荅蔡憲

某歸耕牛下蓋山翁溪友之所狎易而富兒俗子之
所排突也部使者不有其貴肯問訊於寂寞之濱高
誼凜然感歎無斁每記爐亭誨語以爲廟堂嘗訪人

物明執事謂眼中所見獨此可人讀今所賜書與前
語吾相者無以異雖添離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而
亦決知明執事發於至誠非尋常世俗竿牘浮虛之
談也顧某不學祇益慙爾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知
已

答吳丈

某維父枯得雨絲有秋聲共惟冲想自願相在林壑
某雨別山寺于今幾何年老成典刑栩栩入夢意洲
上之竹玉立固無恙而鷺朋鷗侶相與往來於沙煙
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塵音書乃知老仙超
然有燕翼子而東閣即君能自修潔取友必端君家
世不乏季子矣甚盛甚休記文當屬大手筆某何以

堪之又念辱交賢父子間而先友和仲甥館之自出
也願徐之毋迫苦屋小休敢不作數行字附仲亨求
教未間尊生自愛以引以恬

答胡兄

某辱詩鑲石清矣哉二妙也雪巖雲壁鳧泛而龜藏
君之規我多矣正恐豪奪高齋風月澗松不能無語
耳珍感珍感

答金臨江

某自里人不戒于火先廬燼焉蓋無所居者十餘年
矣歸自江上手苦草堂斧斤雜然非匠事不接于耳
也千騎既東之數日始有為某言者為之頓足扼腕
而噬臍執事者不惟不督過之且賜之翰鄉長上之

於後一輩其勤勤乃爾某知愧矣世涂日狹何往而非風波歸興浩然傲睨林壑方將左花右竹以寄吾高而宣室受釐已有久不見賈之歎行矣王覲恐非芳薌一覽所能留也

答趙運管

某十有餘年之別落落參辰老我山林幾不記車中半面矣黃獨無苗山雪盛又洗長鏡有朱兩轡正自不滿一笑晦翁書在而半生所聞五老峯今不是夢山負予耶予負山耶惟明執事教之

答趙教授

某不學幸甚得與麟鬻犀彥翔集于立教堂下見執事粹然玉潤心竊敬之不圖此來任崇固在邦域之

中也朋友與君臣父子而等鍼之石之執事與有責焉摩挲民力之窮爬剔胥奸之蠹所以教者佶矣抑言其證而不言其方何也某敢以請某所謂以法為師弟子者執事諱其名弗稱足以厚薄夫矣然繫銜則固職方氏郡縣也獨可得改歟願繼自今無然端矣晤言寫我幽抱

答胡文叔

某一生骯髒所至草茅南康俯重湖餽舟湊集往往挺刃隳突市無寧居適會湖廣綱梢豪據石闌薄人於險竟致漂淪有訴于庭為昌黎者安得不追而杖之秋壑怒為顛匣具析某意鄰路體不當爾一判頗自痛快固知其不見恕也廟堂似不以彼為直董董

易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要無虧於名實而某固不可無耻又挈挈而南也一丐祠一丐罷皆不許而昨日邵武人已至頗費區處後山種梅十七八活歸又趁冬晴築一草塘只可挾冊其中手畦菘韭以了此生耳野處集甚愜所欲見獨編抄工力百倍板行儻然取之得無太傷廉乎願少留山房讀一過即奉趙璧歸矣龐老何日入城府傾倒欲言

荅費司法

某維暮之春綠陰清美共惟懷章容與遶上風霆亨衢方開某屬有天幸執事者駕飛雲而辱臨之楚山叢叢快此一識所恨者秋風斷鴻鴈之行明月還鶴鷓之影不得相與掬窪樽醉崖石以吐其胃中之耿耿者歲月遽如許乃猶擁書家林未肯為幕府屈耶若某者隻字不至中朝不知何為忽有啓擬乃復為結一重案又可笑也知縣公墓刻以嚴戒不得辭筆墨凡燕於謝奚有伏讀唯有感媿山林鍾鼎棲息不同瞻望無期第深注仰

海峽
不
館
卷
第
一
冊



書